



青春诗篇

李培禹

青春是与诗歌相伴的,诗歌是青春最好的表达。青年时,我以为只有诗人才写诗,那时已在报刊上发表过若干首诗的我,心里难免有点得意。一次,和报社的一位女同事聊得投缘,她拿出了一本日记,说:“这本子是第一次给别人看,千万给我保密啊。”不经意间翻开这本日记,我惊呆了:许多篇章都是诗歌啊!有的诗句看一眼就被“震”到了,真的是好诗。我问:“这么美的诗怎么不拿出去发表?”她笑了,说了一句“诗”样的话:“我瞎写的,只留给自己看,现在,有了一个知音。”她是在夸我吧?

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,尤其是在青少年时。作家王蒙不是诗人,但他在19岁创作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时,开篇就是一首序诗:“所有的日子,所有的日子都来吧,让我编织你们,用青春的金线,和幸福的璎珞,编织你们。……”

我的青春,也是从写诗开始的。我在《留恋的张望》散文集中,写下了这样的文字——

都说少年记忆最清晰。大约还是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吧,我们那条小胡同里也出现了“文艺宣传队”式的街头演出。其中一个叫苏伊的女孩舞蹈跳得好,许多时候,她都

是主演。当时我们这一群整天“混”在一块的伙伴里,大概只有我是因为另一个原因喜欢盯着她多看几眼——苏伊的爸爸是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。因为那个时候,诗歌的种子已埋藏在我的心里。1972年,我在北京二中读高中时,诗情正“勃发”,一口气写下了三百多行的长诗《雷锋和我们同在》。写完之后,自己朗诵,激动不已。那天,我糊了一个大大的信封,装进厚厚的一摞诗稿,心跳地交给了苏伊。记得她瞪大了那双美丽的眼睛看着我,我赶紧转身逃离……

显然,苏伊十分认真地完成了我的托付,她把我的诗交给了刚从向阳湖中校返京不久的父亲。正是这首长诗“处女作”,我得以登堂入室,去面见我崇拜的大诗人臧克家先生。记得他给我那首“长诗”打了65分,一会儿又主动说:“还可以比65分高一点儿。”说完,他先笑了。

这首诗写的什么呢?虽然它明显带着模仿贺敬之、郭小川、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“阶梯诗”的痕迹,但今天读来,我仍有一种青春的涌动——

天山的雄鹰呵,
你们为何

扑打双翅

唤来风雪,

莫不是

要让冰峰洁白?

南来的大雁呵,

你们为何

组成利剑

一字排开,

莫不是

要把白云剪裁?

奔腾的河流呵,

浩瀚的江海,

你们为何

激起浪花

水拍云崖,

莫不是

源头引下银河来?

……

自此,我成了赵堂子胡同15号臧克家先生寓所的常客。臧老的客厅经常是高朋满座,我不约而至,得以碰到过贺敬之、柯岩、刘征、程光锐、袁鹰、钱世明等大名鼎鼎的人物,臧老总是热情地介绍道:“培禹同志,我的小朋友。”郑曼阿姨则加一把椅子,让我入座。先生待我如亲如故,与我谈诗、论文、说人生,他告诉我,写作先做人,文字要有筋骨、有温度、有情怀,要扎根大地,贴近人民。他那句“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”,如一盏明灯,照亮了我青春前行的漫漫前路。从那时起我便懂得,我的笔,不只为自已而写,更为人间烟火、为平凡生命、为心中热爱而写。这份嘱托,我记了一辈子,也守了一辈子。

青春色彩最浓重的一章,写在19岁高中毕业后插队下

乡的顺义谢辛庄。离开京城,田野、泥土、炊烟、老乡,构成了我青春最真实的风景。白天下田干活累得贼死,夜晚在昏暗的灯下读书写作。村边那条无名的小河,日夜潺潺流淌,伴着我的喜怒哀乐,载着我的青春过往。多年之后,我写下散文《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》——

它是那样的美丽,清清地从村子旁流过,绕过知青大院不远处,河面变宽,形成了一个天然湖泊。是我们叫它湖,贫下中农称它“泡子”,它的确太小了,小的连个名字也没有。水从哪里来,流到哪里去?全然不知。可在我们眼里,它真的很美:河边是茂盛的钻天杨,水岸边生长着摇曳的芦苇。“三夏”收工后从它身边走过,捧起清凉的河水擦擦汗,涮涮镰刀,顿感一身轻松。女生总能最早适应环境,她们的做法也比男生胆大。一天傍晚,我和同宿舍的立成、吴川往河边走,被一位大嫂拦住。她说,你们不能过去!为什么?大嫂郑重地说,你们的女知青在洗澡呢!“洗澡”,就是游泳,这个我们知道,但还是红了脸,心里一阵狂跳!冬天下大雪纷飞,队里歇工了,我们班那几位漂亮女生竟穿上冰鞋,在湖面上滑起冰来。她们轻盈的身影,欢乐的笑声,能不迷倒我们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小伙子们吗?

文尾,我发自内心地流淌出这样的句子:“那条小河,只有谢辛庄有;那时的青春,只有我们确认。”

今天,我要特别感谢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的编辑董小酷老师。她不仅在版面头题位置安排见报,还保留了文尾“赘语”,她是作家的知音。

这篇散文荣获了第八届“冰心散文奖”,那条谢辛庄的乡间小河,便从我的记忆里,流淌进了无数读者的心里,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意象。我深知,最动人的文字,从不是来自空想,而是来自脚下的土地,来自真实的生命体验。

1982年,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,成为《北京日报》社的新闻记者。从此,青春的笔,便与时代同行。记者的生涯,让我行走四方,深入基层。我用笔记录时代的变迁,书写普通人的坚守,传递生活中的温暖与力量。在新闻与文学的交融之中,我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:以青春激情为底色,以新闻之眼观世事,以文学之心写人生。

作为记者,首先要完成好采访任务,而我胸中不熄

的青春之火,使我不止步于完成任务。1991年电影《焦裕禄》上映,我在完成报道任务后,千方百计“追”到李雪健,在他家长谈到深夜,他妻子于海丹见我们谈兴愈浓,默默地做了方便面。报告文学《走进焦裕禄世界》交稿了,报社领导拿出一个整版刊登。由于是独家文章,全国众多报刊转载。这篇报告文学当年还荣获了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奖。此刻,我愿意说,我最大的收获,其实是与雪健和海丹成为挚友,三十余年一路走来。

我在《北京日报》发表的《和长城握手》和在《中国艺术报》发表的《我从天安门前走过》,也暗暗涌动着青春激情。我写长城,从“握手”开篇——

晨风中我站在古长城的垛口
思绪感情的波涛在放纵奔流
长城啊,此时我抚着你每一块
砖石

你知道吗?我是在和你紧紧
握手

用不着山谷录下豪迈的誓言
握手,十指连着心头

……

《我从天安门前走过》的其中一段,记录了我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个国庆之夜。那是1984年,新中国成立35周年。我在稿件的开头写道:“缀在西天的晚霞还没有退尽,天安门广场就汇集成欢乐的海洋。晚上七时整,联欢晚会拉开了帷幕。顷刻,广场上二十万男女青年同时跳起了集体舞。色彩斑斓、奇幻多姿的夜空下,青年们围成了一个舞圈儿,欢唱着,雀跃着。”我从位于东单的报社一出门,就汇入了人们欢乐的海洋。一支支团队看到我胸前红色的记者证(北京日报只有一个晚会报道记者名额,重任交给了我),纷纷打招呼,希望我能把他们写进报道中去,有人问:“你能进入广场中央吧?”“能!”我大声回应着,脚下的步伐变得欢快、轻松。临近金水桥东侧,忽然听到有人喊着我的名字,哦,是我们北京日报社的团队!本来我也参加过几次集体舞的培训,立即被同事们拉进了跳舞的阵容。乐曲响起来了,那是我熟悉的云南民歌“阿细跳月”。正值青春,我顷刻被那欢快、动听的旋律感染了,被那优美、激越的舞姿陶醉了。那是无数快乐的青年们在天安门广场拉起手,围成圈,尽情欢庆共和国生日的一个不眠之夜。集体舞是交错行进式的,一段乐曲结束,眼前就会出现新的舞伴。当时我觉得对面我们报社的女生一个个都像阿细姑娘般美丽。舞曲间歌,我有点卖弄地说,阿细跳月的故乡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可邑村,我曾去那儿采访过。“啊,真棒!”大家欢笑着。

“轰隆隆!”第一束节日礼

花施放了。我在见报稿中写道:“七点五十分,节日的礼花腾空而起。第一束越上夜空的叫‘红连星’。在人们的欢呼声中,无数串乘着降落伞的红火球挂满节日的夜空。随后,五颜六色的连珠花‘庆胜利’在‘宫灯’群中欢唱着、升腾着、燃烧着。‘万山红’和‘红菊’竞相怒放,像是把晶莹剔透的红宝石漫空播撒;金灿灿的‘黄牡丹’、绿莹莹的‘春风杨柳’以及‘葡萄满园’、‘瑞雪丰年’等争奇斗艳。首次在天安门上空出现的彩色激光,红、黄、蓝、绿的光束交织闪烁,变幻无穷。这一切,仿佛把狂欢之夜的人们带入了‘天花无数月中开,五色祥云绕绛台’的仙境之中……”写这段文字,我提前做足了功课。我还现场采访了集体舞的编导之一段世学,歌唱家蒋大为、德德玛,日本青年太刀川登等,把他们写进了新闻报道。

那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国庆之夜、青春之夜啊!

三十多年间,我为我供职的报社赢得了五个“中国新闻奖”,在编辑岗位上荣获了首届全国“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”。退休后,我一点没有“老”的哀叹,也没有工夫哀叹。我给自己起了个词:“青春晚期”,提醒自己抓住青春的尾巴,再多写几篇好文章。从第一本书《走进焦裕禄世界》问世,到散文集《笔底波澜》《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》《西河渡》《留恋的张望》《生命的一束束折光》等,一部部作品相继出版,其中人物散文集《留恋的张望》还获得了人民日报出版社授予的“优秀作者奖”,并入选“2025百道好书榜年榜·杰出原创影响力图书”。

我的“青春晚期”过得无悔,也算“犹灿烂”吧。

回望走过的路,青春早已远去,可我心中的激情,却从未熄灭。记得1974年,20岁的插队知青李培禹,第一次回家探亲,我扛着半麻袋自己亲手栽种、收获的白薯,去看望恩师臧克家先生。臧老特别高兴,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给我朗诵了那天刚刚完成的一首诗:“自沐朝晖意蕊茏,休凭白发便呼翁。狂来欲碎玻璃镜,还我青春火样红。”

还我青春火样红!

那条乡间小河依旧在心底流淌,对生活的热爱依旧滚烫。我不追求文坛的盛名,不奢望华丽的光环,只愿做一个踏实的书写者,守着一方书桌,握着一支瘦笔,写人间烟火,写山河岁月,写赤子之心。我的青春诗篇,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,却有脚踏实地的坚定;没有炫人眼目的华丽,却有始终如一的真诚。它写在乡土之上,写在时代之中,写在每一个被真情温暖的日子里。



大学毕业刚刚迈入记者行列的作者。